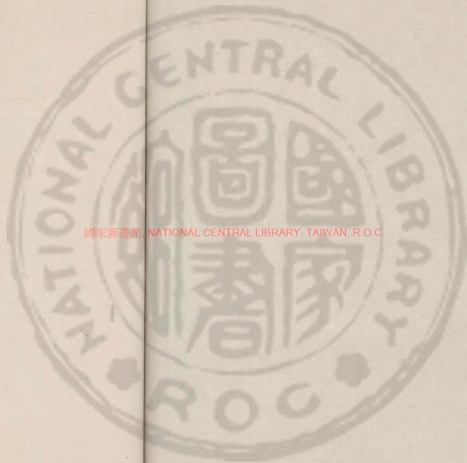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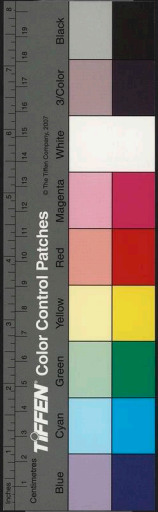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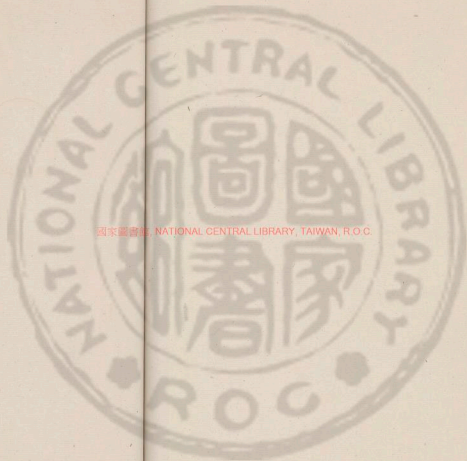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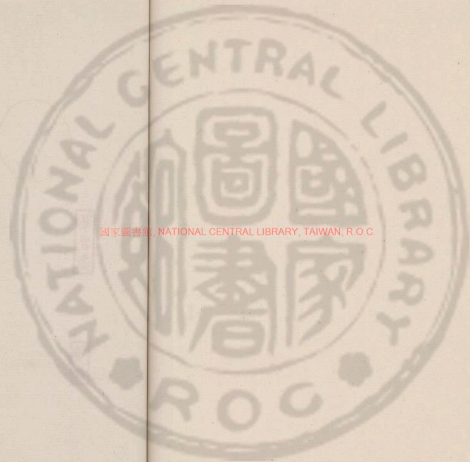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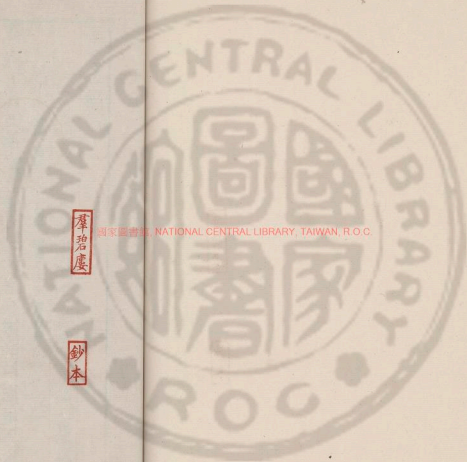


3412825 v.6

鈔本

羣碧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辛巳泣斬錄

從政郎蘄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公事趙與察編

地功郎蘄州黃梅縣主簿權錄事兼兼金廳陶時叙校勘

嘉定十有四年歲在辛巳二月九日蘄州得隨州太守許

都統圖初三日牒云有探報人申全賊已聚人馬在息州

意欲擁衆一道渡河打撈時聞大金見欠三月糧草諸軍

只給十日口食前來我界宜多措置以為隄防之計初十

日得張都統常王都統辛報與許隨州所報一同本州得

報之人後人皆曰虜未必深入是日太守李國錄賦之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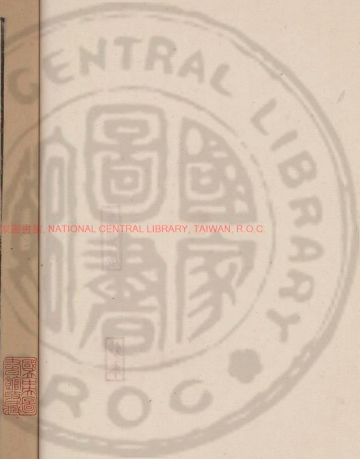
判秦鉅會屬官集議于安民堂出示諸處報牒太守語察

屬曰五關可恃否教授阮希甫曰或者之議為不可恃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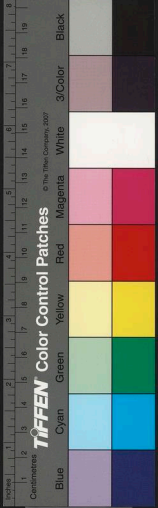
聞尚有私小路搓塞不盡與榮曰虜人多不由關隘亦不

特有私小路而已但有山脚可登之處彼盡能擁騎而上

知縣林榮曰是如此又云關內有取德安府從黃陂一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可長驅使虜知之亦不由關隘而進之倅車曰何憲云
五關決然可恃內郡可以卧治太守笑曰且看秦倅又曰
宜速差人前去硬探仍多支錢與其去庶幾着心太守曰
然 十一日差兵士朱椿等七名硬探每名支銅錢會十
千十二日使府帖防城庫排毆弓弩箭應千軍器是時與
提督防城庫躬下庫點檢共差兵士五十人入庫內點
檢得弓箭有七十萬弩箭有三十五萬有奇是曰差弓匠
打硬弓力又點檢有剗車弩八十五座箭約五萬隻當申
州添差其日亦准制司催造紙兜鞞一千副本州實自去
年十一月造至二月十五日迭此數 十三日使帖行下
防城庫點鐵甲大小共有五百副兜鞞五百二十副長鎗
五百條麻劊一百五十柄是日分俵上城戰樓內安頓以
備不測是日委四門官兵緝捉姦細 十四日州牒差濠
寨吉亨劉成就五通廟內添造五梢砲五座旋風砲十座

又牒催造木弩五百張同日教授阮希甫狀申集在學士

躬二百二十人乞支給弓箭是曰出五萬二千隻以給射

士上城准備策 十五日探報申虜賊初九日已渡河大

約人馬數多時守倅知縣俱出廣教寺勸農未幾聞衙探

報知府喫酒不了就呼專行司手分牒安慶府及申制置

司催會合逆道仍備憲司牒下諸縣催發民兵上關捍禦

太守歸州治遣虞兵傳語府判諸寮屬各請議事首言虜

賊已渡淮河在我不可不為備應同官有能諸曉守城事

務者各竭智獻謀以預為之備無待臨時阮教授拉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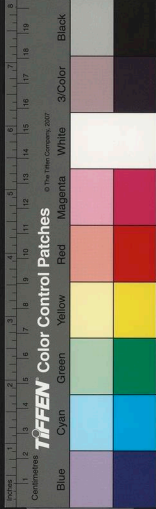
與林知縣竇主簿進禀曰希甫輩無過一書生耳若有大

軍在此屯駐相與運籌如鞍馬一事却非素習太守笑曰

吾輩何事鞍馬亦要相與畫策太守又曰嚴監轄剛中曾

守盱眙必知守城之策又云蘄水董尉每見其以弓馬

自矜府教授阮希甫答曰董乃名將之後必熟陣伍之事



且本州素無重兵萬一虜賊衝突而至誰充主將調遣若
申制司何事便到眼前此猶利害之急於是太守檄二公
入州同共措置邊防事太守又曰誠之知郢之日寇犯隨
州亦嘗措置邊防粗知其略彼時家人先有守死之義今
守斲春三載兩遇寇至頭顱七十書生輩已兩任邊守有
何不得正當駁駁入土之年所欠惟一死耳他無所戀况
誠之屢有丐祠之請亦只是求一死所萬一寇至只得與
同官死守 十六日本州牒黃梅廣濟縣各起民兵一半
上州捍禦同日王太尉辛報十三日虜人蟻聚闌下除已
將帶人馬前去迎敵外牒州嚴作限備 十七日有十一
日所差硬探朱椿回申十四日黃土等關已為賊虜所破
聞諸關失守萬弩手與張棠等軍已潰散至麻城同日准
提刑司十三日牒催斲水斲春民兵上關守禦是日諸縣
亦節次發到民兵即便起發上關同日申樞密院與諸司

催援兵策應黃州日午同官過廳倅車偶與同官云今日
遣承局馬飛通相君書力乞援兵及言斲城利便事已約
三月十一二間到後來又云得相君書報云示及利便深
見拳拳體國之誠貳車到郡之初亦嘗語太守與同官曰
無 斲春為內地常宜多方措置備禦之具又云有備無
患如脩城聚糧團結民兵招填廂禁軍亦不可不留意每
旬教閱市兵宜放房地等錢蓋市兵教閱則日一營生俱
廢官司既無所給若免其房地錢庶幾補其一日之勞大
守亦曰倅車之請自此立以為例同日遞鋪施到蕪黃州
僉廳廣濟張薄震發十六日午時書報云前日劄探所報
虜賊此來皆不持糧其意必在速戰今光州申到一面關
集義申入城想是自見其頭重故為閉門不出之計虜既
無糧必不頓突堅城之下其勢只是推擁衆直犯關隘關
上人數不為不多但未保其皆能死守提刑見此辦行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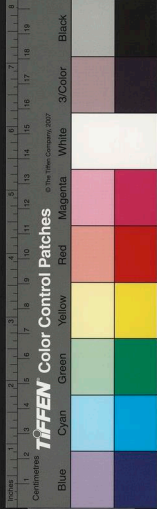
自上關督戰在使州亦須爲守城之備欲乞差謹信得托人來此劉探同日出弩火藥前七千隻弓火藥箭一萬隻蒺藜火砲三千隻皮大砲二萬隻分五十三座戰樓准備不測又給木柙鐵鎗一千條帑幣羊一千副帑軟纏五百副俵散上城守禦軍民并發鐵菱角三十籬下城鎮撤以防虜賊衝突 十八日准提刑司十七日牒報虜賊已抵麻城同日未時李國錄先生回廣濟張薄廣發書云城之昨日逾中辱書乃十六日午時備悉不持糧之說隨州報來甚詳想必是如此但光州旣爲虜人牽制閉門不敢出今堂堂而來據報探入節節報來皆言虜已打破關在關裏劄寨今犇避百姓源源不絕聞關上民兵皆潰散大軍亦潰者果然否張軍帥今在何許更不見消息憲使督戰之說甚好但不知還得住否此間無一可靠民兵已發一半羅田又不可抽起今只有蘄春民兵一千人與廂禁軍

又無人可使殊爲可憂今只得多鳩集招收急爲區處有所聞望時時見報昨日已遣人往黃州抄劄動息不知曾申制司求援否彼中若無兵自可急遣來此協力倉卒不暇作字幸台照至晚得廣濟陳知縣允迪所錄張簿之書大抵與十七日書一同是日秦倅會同官偶云去年二月之官道由四祖以長學生未得歸侍嘗許水陸一會約今歲勸耕日親諸山還寨旣聞虜已過淮不及親往若遣小學生去今恐或者謂鉅托名遣子先遁未免且止令人吏葉茂往代拜鉅且留此與諸同官熟議守城之策是日太守倅而下各上城及下防城庫點檢防城器具又委司法趙善勝團結市兵是日蘄水董尉至言尉司差人硬探聞金人已到麻城蘄水縣官擬欲移治太守答曰蘄水旣無城壁不應使縣官徒手向前且看事勢如何却又區處又



言近准憲司差委戡前去點檢諸關今錄守關人數便見
無人可守如黃土關只有百五十人白沙關有三百人大
城關有百七十人脩繕關有二百五十人木陡關百九十
人關之相去有百五十里或七十里或百里者歷說五關
之不可守又况首尾之不相應耶又曰戡之奔馳勞瘁異
常點關之時虜已渡河昨晚方奔走到家尚未與官長言
五關之事被檄此來就挈妻孥已抵郡矣李亦不暇問曰
任宦於蘄安知有此等事同日監轄嚴剛中繼被檄至使
帖委同充守禦局官亦有利害數事失記其實與案曰蘄
州城池四門皆無慮獨有師姑潭一壩虜人一至必來窺
伺何故外河乃是沙溪大雨之來水漲賊不可渡雨退無
過一二尺水是人可涉李守曰此處誠之亦正慮此續後
選得諳曉人陳興汪士等專一措置捍禦十九日探報
人申十七日虜分兵到團風十八日晚番人已圍黃州同

日本州守倅差洪春十人爲硬探各支官會十道通判竊
添賞錢二十貫省至晚兩名先回報賊已至蘄水是日阮
教授上守城利害十事並失記其實二十日洪春申自
蘄水來云虜賊十七日已燒上巴河十八日賊見在下巴
河又申十九日至蘄水望見虜賊先燒神光觀二十日燒
蘄水縣是日上下巴河百姓擁併奔竄携孥挾子入本州
城哭聲震天同日早李錄國先生再與張簿書云聞虜賊
打破關隘官軍旣皆潰散張軍師亦不知所在或言重傷
不知果何如聞已被遊騎燒了團風黃州已燒城外屋宇
事勢急迫如此奈何最是上巴河路擺鋪不通消息隔絕
奈何不知憲使有何處置更不暇作書又不知麻城今如
何所傳皆不一千萬速報前所遣人乃不即往今再遣人
往抄錄所報事宜草草布此幸台照同日造天麻搭五百
四十副竹唧筒一千一百副分五十四座戰樓准備又理



金汁鍋百二十隻於四隅及五隅官排門率百姓水缸二
百隻上城貯水以防不測至晚有蘄春管下董應能徐彬
徐杞黃思明等團結義甲二千人于北門外防托彼時惜
無人充主將與之調發應敵後來四城被賊圍閉錢米不
給終為虜賊擁眾衝散同日太守李國錄誠之通判秦朝
請鉅置軍將于西門索學錄家此處督戰近城充本州都
統轄民兵事魚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督戰軍馬趙
與豪置軍帳于索學錄後園亭子此處近受敵西門提督
民市兵趙司法善調教授阮希甫江州統領陳興充南隅
守禦官蘄春知縣林忠翊新鄂州武昌酒稅安忠訓元
恭蘄州蘄水縣尉董忠翊戡克北隅守禦官蘄口監轄
嚴承直剛中主簿竇迪功時鳳監廟趙保義汝奇充東隅
守禦官 安豐軍統領官孫中訓練官曹全本州監廟李
俊充西隅守禦官 都監趙脩武師增守東門駐泊張武

翼廣守北門 監押溫保義 守西門 監務梅成忠登

守南門 判官趙迪功汝標充錢糧官 監嘉興府新城

酒稅姜成忠應春充防城庫受給官監席秦武德安上進

武副尉林安仁進武校尉王明進武校尉吳宗政指使鄭

保義俊充東隅戰樓守禦官進武校尉王大明監廟劉保

義悅指使錢成忠廣充北隅戰樓守禦官 三湖巡檢雍

承印顯新宿松主簿梅迪功必勝監廟陳成忠師周充西

隅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克帳前佩印官同曰委守禦官

已下監篋籬牌本州九里三十六步之城共一千三百女

頭率廂禁軍民兵市兵共有七百人每人管女頭兩座同

日牒廣濟黃梅縣民兵四百人入城守禦餘各留縣防護

鄉井晚報新虜已至分流鋪田家山諸鋪已捲迤角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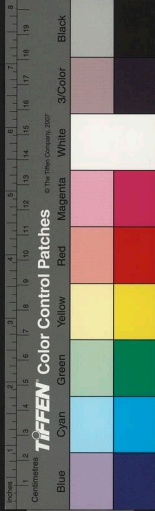
通約虜賊有馬騎三十餘匹步軍三百餘人守倅語諸虜

曰虜賊不多宜遣兵以遏其來路於是抽守禦官統領官



李浩立白旌於州門如願前去迎敵虜賊者立於旗下當
與厚賞如生擒頭目賞錢一千貫給承信即公據一道事
定奏功斫到首級及奪到軍器錢一百貫賞官三賀人給
以軟纏一副隨其武藝給以弓箭鎗刀長斧一日之間有
禁軍一百人民市兵二百人茶商弓手會等五十人願効
死戰每人給官會五千乾糧一口袋與藥親自監散各先
唱官三資以激其勇人心奮發願行 二十一日太守委
監轄嚴綱中借補迪功郎戴相充督戰官進勇副尉李浩
充統領進義 尉王文明進義校尉鄧宗克正將是日早
出軍迎敵至橫槎橋十里迎見虜之遊騎約三百餘人正
將鄧宗教頭張富等為先鋒直入虜陣自辰時鏖戰至午
虜見我軍勇衆難支奔走退遁我軍追襲殺死者軍數十
人生奪到驢一頭皮甲數副弓箭鎗刀等張富等一十三
名傷重死於陣前監轄嚴綱中抽回人馬入城急報太守

曰虜賊回退已報大隊前來宜急守城壁於是太守亟告
僚屬分管地分遂拽吊橋關閉城門同日有張常守關兵
將潰散前來獨有承信即統領江士旺將官陳興沈祚將
帶一百三十人入城情願乞守城壁太守云既是潰兵此
豈足托倅車與與衆同粟太守曰關隘獨有一門軍兵力
單弱寡不敵衆無怪其潰今我衆雖寡幸有城壁虜在危
城我處甚安正要此輩共與堅守彼之弃主將之罪已不
可恕今能為我守城他日功過可以相補太守然其請於
是分布諸隅各給以生券戒以守隅盡俯首聽命願以死
報同日廂禁軍民市兵各日支錢二百文米二升半太守
親詣城撫諭不拘上下應守城人每名各犒銅一會一貫
酒一升至晚發嚴守城人唱連珠嗒整齊氣象甚壯倅車
曰守城人聲勢整齊如此金賊知吾守城有人疑惑未必
敢進府教授阮希甫曰賊如何敢便輕易若到城下且遣



人相視我城前後敢進二十二日安四門砲座司法趙善
抽市之單丁者六百人分拽砲索司法申乞照市兵例
人給米二升錢二百太守提其申同日添委江州統領江
士旺專一守西北團樓添將官陳興同教授阮希甫守南
門添將官沈祚同知縣林榮守北門添訓練官陳信守西
門團樓知府李國錄帖委安豐軍民定統領官孫中克都
彈壓守城人兵是日亦准制置司劄子行下取出孫中一
行十五人守城孫中時因安豐江倅摺拾借兌生券錢事
送本州報勘汪士旺領兵百餘人所鹿角木槎塞西北團
樓下師姑潭壩上及於西北樓下釘絆馬椿人工未就是
日望樓子陳軍報虜賊已擁衆至西門外廣教寺山望城
崗山腰劄寨數百處耀旗俯視我城壁牧馬二千餘匹於
山下但州城尚隔河虜未敢近是夜金賊約有千餘寨每
寨燒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勝計擺狗鋪其聲如狗

吹連接巡邏徹曉是夜諸隅守禦官各宿城上二十三日
本州西門方始青野時北門守禦林知縣榮申有青山鄉
學生董應能總首徐彬等捕獲奸細盧四名立供元係壽
州下蔡縣人事自嘉定二年招安過淮分居蘄州新寨有
頭目人張奇八郎常令我與其家張二張三韓四王小乙
等歸北界報信每一次歸去做造草鞋一擔歸大金界貨
賣每月仍舊在蘄州冒請錢米盡是張奇收管盧四仍舊
往番界歸德府居住種田爲活今年正月蒙王萬戶差人
前來喚盧四等爲鄉道官初九日盧四等同大隊人馬渡
淮前來打虜要打麻城迤邐至蘄黃等州已先令張二韓
四於二十一日從東門浮橋入城與張奇八郎相約二十
四日於新寨放火爲號與左監軍等內外相應從西北團
樓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州教諭論洪樞子所說又詳與
案與阮教授曰急稟知守倅太守聞知急帖四兵官與緝



捕多方搜捉今奸細已入在城內萬一尋不着何以爲策
是夜數處火發隨即撲滅又引示總首洪樞勒盧四再供
韓四張三面貌長短衣服色號及年甲方得端的阮教授
曰既得其實萬一解來爲虜所奪其爲害不淺不如就委
洪樞梟其首級前來令衆無過一斬矣本州雖知姦細分
明終日不獲與案又與教授設謀請司法趙善勝密喚頭
目人張竒具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奸細三名者在
在張竒所具之數與案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
吾掌握中矣阮教曰甚好既得之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
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爲魚肉矣於是點留三名克
帳前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
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與盧立無異大守以張
竒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
異詞又據弓會等人喋喋告說其日與李浩人馬前去與

虜迎敵時張竒亦預弓會名數同往彼時張竒虛放一箭
竄入虜隊亦其有私約州府聞之即指揮速即根勘此
一項情節其張竒供出其曰果曾入虜隊中約二十四日
用草鞋戳於鎗頭上爲號令者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
名同謀來歷分明即付與案先將三名斬於市曹人心稱
快一面委司法趙善勝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
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囊篋有如鐵消
流黃弓箭鎗刀家家有備是日守城人尚未披帶而張竒
等身已着軟纏乾糧在腰獨張竒之家有黑旗十餘面及
有斬黃安慶鄂州興國武昌等城圖又有自關外斬黃江
州諸處里數又有大金王萬戶等去年十一月往來書信
則知歸正遺類皆不宜置之邊面州軍所可慮者不止一
州是夜則勒盡其餘黨倅車又曰城外諸寺尚多此輩不
亟除爲害不淺乃即告示各鄉總首盡行勦除據總首申



披蓑衣自上河來沁濠巡視將迫我城呼亦不見應孫中以箭射之亦不顧低頭而走從巴茅山路而去此是開探無疑同日又斬張奇等家屬是日州府告示家家各點夜燈以防奸細司法申連日以虜寇入境百姓皇皇無暇營生日來油價頗貴小家點燈一盞至天明非一二百錢而不可申乞出榜市曹放房地錢庶貧者以地錢爲買油之助太守從之 二十五日虜賊用隔河人家門扇爲接牌列於沙河畔扛枋及小桁條不記其數前來搭橋與案准准本行下令速遣陳興將帶弓弩手百三十人與商番友中等擒叉手自南門對岸以迎之阮教授同與秦督戰頃刻之間虜賊下河釘椿絞縛橋道被我軍射殺不計其數於是又以門扇護身入水打椿其箭如雨而不顧性命我軍又以火箭射之方焰之頃又被賊以水撲滅箭鏖無所施巧終不敵其衆多河之北岸有所謂銀牌即金牌即執

來施行聞而太平半已先入虜隊獨所存者婦女而已當日雨作溪水泛漲時有數騎往來沙河兩岸若相視措置過溪之意是夜賊仍舊劄寨于廣教一帶每寨亦各燒火一堆直到天明列炬不減前夜全賊聲連相接爲狗吠之聲聞之諸卒曰此正所謂之擺狗鋪也太守自此夜宿于索學錄大廳日逐視事于此並不曾回衙與與案宿于西樓阮教授于南樓林知縣宿于北樓甯主簿嚴監轄宿于東樓 二十四日虜賊擁衆下山直至下河渡呼叫張奇八郎如何不出來莫悞了我太守登城撫諭又親聞虜賊呼叫張奇八郎始知所斬無愧是日有馬騎數百匹下河試水之深淺至午又有大同鄉總首康詵狀申迎見虜賊殺死番軍及奪得衣甲等物有北塔寺歸正人引前被徐彬已殺死委是大獲勝捷是日廣濟縣民兵二百人打入城分在北隅守禦至午時雨大作有一審人手執雨傘身



刀斧以脅造筏之虜不向前者斫之至晚虜人擄擁衆絞
殺已城太守與僚屬曰不宜聽其造成亟遣兵以燒之於
是又遣陳興等一百三十人佐以荅商弓手百餘人是夜
再賈勇而前被我軍弓箭射殺及中傷落水者不計其數
仍施火箭燒斷道頭抵莫而歸太守唱轉各人兩官 二
十六日溪水漸退賊擁衆仍前不畏弓弩再搭橋道過於
西門角水陸寺前搭立硬寨巡視城壕又開掘水陸港口
放泄壕水有番人以索來試水或用水竿而探水者皆被
我軍射退虜賊懼羽箭之不可近於所掘港上橫以枋木
如排筓子之狀遮護矢石所掘之人藏身於下射中者挾
之歸寨旣退復來須臾圍燒我戰樓又被我軍以竹唧筒
作水箭噴死其火賊發喊而退諸軍曰此虜賊噉城也同
日太守批牌傳令應在城守禦官如遇虜賊前來各隅所
管地分攻打城壁須管盡忠竭力隨機應變務在勦絕毋

致墮落虜賊奸計續又批銀牌傳令應在城守禦者各賞
五官至夜守城之人奔移趨上城不計其數各乞預名人
皆以保妻子爲念人心賈勇至晚肅然孫中發嚴一罷氣
象愈壯於前是夜遣獄子李信催援兵及催安慶民兵同
日虜分二百餘寨於嚴家山左右每寨亦燒火一堆如列
炬焉是日番賊馬步軍盡過西一帶村落打擄至晚虜人
擄得牛隻約五百餘頭每一牛各有一婦人牽之 二十
七日番賊擁三千餘人併力東南圍樓對過侯家潭開掘
水港所執鋤鋤之人皆被虜賊用索弗其髻者十餘人阮
教授飛告急太守當遣其子二機宜士元隨與寨同府判
領帶弓弩手五十餘人直趨東南圍樓下策應阮教授又
調統領江士旺陳興等併力攻打當有銀牌即番軍頭目
一人用繡簾遮護直至港上督戰用工被將官陳與射中
耳門倒斃隨見番軍五六人扶策回去其餘射殺中傷不



計其數頃吏退走申州奏捷知府通判繼而親上城撫諭又各唱犒射射人三資而陳興特唱五資支賞錢三十貫是日金人不往掘泄水陸港口至夜虜各歸寨知府令與案召募茶商民兵有膽勇者燒其所排枋木填其所掘水港頃吏陳興等有五十人各願請行人各先支犒賞至二鼓下城渡濠奪得遮牌無數燒其枋木填其所掘之港虜賊各潰我兵殺死者軍數人共餘寨雖知而不敢動但暗發鞭箭而已我軍亦無所傷是日與案調發北門外義甲董應龍等三百夫生擒番賊七人斫到首級十枚太守各唱賞三官錢五百貫同日太守又遣人賫公文求援是日又與阮教授審主簿撰檄文檄義甲民兵內外勦除虜賊檄曰 蠢茲金勇切入五關着我蕪城獨當一面雖城塹有高深之險而將士宣捍禦之勞然念五縣英豪四方忠義久被朝家誣濡之澤豈忘州郡攻圍之憂爰寫忠誠用

咨英傑矧知不道之寇大是無名之師以吾民恩交義結之心相爲響應如彼衆偷合苟從之勢立見勦除宜各殫所蘊之長當共赴有爲之會或斬將奪旗而乘其始至斫營破柵而掩其不虞况今雨澤霽靈河流漲溢用天時而遏其遊騎因地利而繼斷彼歸師功名皆在於斯須機會宜乘於頃刻靜胡塵而安邊境倘各効於虜功中制府而奏朝廷必厚加於旌賞故茲檄諭各請知悉同日西門士庶各出錢爲犒軍之用一日之頃約五千貫解赴帳前二十八日虜賊復來開掘水陸港我軍愈射而又別運枋木前來我軍又以砲石擊打掘港之賊虜望砲起則鳴鏜以報餘黨賊聞鏜響皆避於枋木之下多方設計無所施巧是日又見賊衆各斫竹篠束縛稻桿四散堆積與案等逆料其必是堆填河飛申本州知府批令多備火箭以待之至午時但見四面號煙三條直衝而又見東門守



請徑自唱賞錢却申來支撥是日虜賊騎圍城數重 二
十九日知府告示諸隅堆積火把多置金汁鍋仍告示百
姓般傳磚石及壓街石與夫樑柱列在一千三百女頭之
上以爲備城槓木之用人心奮發頃刻而辨 典案 與諸隅
守禦官兵上城提督晝夜巡警未嘗解甲又備火監松明
以照城脚至晚又有蕪水被擄婦人走回歷言虜賊在廣
教寺已造雲梯數百張又造牛皮洞子二三箇造砲三十
座稱說初四日定來打城是日虜賊百餘人燒師姑潭壩
上鹿角城上以硬弩五十人射射又調發江士旺孫中陳
興陳信李斌等將帶百五十人直下城以槍之殺死者領
一人番賊三十餘人陳信生擒一人吊上城而賊已傷重
氣絕身死斫其首級令于城上奪得銅印一顆印文都統
所洪字印其印背云興定五年正月行官禮部造收兵歸
城大城給官券各各十千又唱官三資委是勝捷是日本

御官審主簿嚴監轄報虜賊拽人馬過東嶽廟左右交鋒
至申時望樓子陳富報着人牽馬三四匹從下河所絞橋
上過馬點蹄而行虜賊有扶策而歸者有帶血者四門已
閉但不知與何處援兵交鋒湏臾有百姓兩人衣不蓋體
赴水渡河至城脚下稱稱安慶民兵前來策應至嶽廟迎
見番賊被番賊殺死不計其數有丁普統領與崔援兵人
李信俱被虜賊生擒方知安慶民兵已至而不進之因一
更盡東門報有焦大尉遣兵硬探到時有將官單不記名
等二十人自來家亭伍百寺劉公河洗馬灘桃樹山路來
吊上守城每名犒設同會一十貫酒二升日支生券是日
番賊擁衆前來燒毀四門吊橋司法趙 善 領市兵與孫
中陳興等往來射射賊各退迨同日知府又撫諭百姓各
自安業營生同日東南北門各斂錢共三十貫解發至太
守帳前犒軍當日太守傳牌報四門如各隅有獲捷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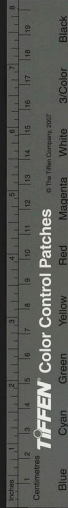
州遣帳前佩官獨木叉檢李鈞帶領銅會一萬貫往黃梅
廣濟縣准備給犒援兵同日虜賊方安立砲座於沙河內
望見番賊往來經營之狀 三十日虜賊又造上河橋運
竹把攤併而來堆垛初城壕一所餘地皆我百姓婦人搬
運聞是擄到黃州蘄水麻城上下巴河之民般運不絕其
日有北門外文頓坊稅戶黃思名等又捕獲番人秦順據
供係潞州人油麪行爲治豐王起我爲軍日支麥二升有
妻一人子一人在家各請官中麥二升隨逐左監軍入馬
前來打擄自黃州分正軍三萬人來打蘄州本意只來打
巴州便回即巴河也實有蘄州歸附人盧立與張奇張三
韓四說來打蘄州不妨彼處無大軍守城只有民兵四五
百人所以遣我前來又供稱左監軍未到未敢打城等監
軍到來方打城壁監軍阮顏昂約黃千戶耶律千戶共有
三萬人來又有毛克攻下五人千戶人馬三千人鄼王指

揮許半月打擄即便收兵次日將秦順斬於市曹押出之
際口說大金鄼王無道連年用兵使我兄弟五人皆死於
軍歌唱自如曰生爲潞州人死作蘄春鬼晚有蘄水鄉民
黃小三妻阿李被擄拘留廣教寺凡十有餘日脫身遁歸
至北門城脚下常用索吊其上城具道虜人有左監軍元
顏昂有五萬人馬見在寺造砲石雲梯牛皮洞子約初四
日打城與二十九日蘄水被擄婦人所言一同 三月一
日辰時望樓子兵士陳富報虜賊擁衆前來圍西門當調
發孫中江士旺陳興等准備弩手以待之至午時賊擁過
吊橋被我軍射死者不計其數及西之皂角樹下一衣長
甲軍坐於交椅之上方開弓弩射欲我戰樓上人被孫中
一箭射倒在地金人擁前拖去又被我軍亂箭射中數人
奔走前去至午節次探得金人搜馬騎千餘匹過南門創
寨擺過北直至廣教山望城崗後橫槎橋南至南禪寺東



至嶽廟西至今家後嚴家山度其姦計一則把截以防東
來策應之師是日太守同倅車詣諸廟拈香祈保城壁同
虜人於西門外張鑑屋地上造望城樓一座窺視我城內
虛實與家見賊之上樓窺視我城中之兵勢遂於四隅抽
差叉手五百人又以雜婦女小兒多張旗幟拽作數隊爲
伏兵遠城耀全賊委兩將官騎馬以統之其賊望樓之兵
果下樓以亟報虜人初二日有蘄水百姓王七十二自北
門赴水渡河稱被擄去全人放歸口稱令我賈書請本州
受降知縣林祭吊其上城解至制幹行司與察即詣稟太
守曰度其書無過辱國之語不必開看其王七十二乃吾民
苟活偷生爲虜將持書以辱吾國太守令即斬之於市曹
是日羽箭射辱國之書數十紙太守以銀牌批諭守禦官
凡有此書並不許開看仰仍舊射還全賊違者依軍令行
遣射還之時諸軍大罵賊黨云吾乃大國不受此書云汝

全國旣爲鞬韞殘破所守河南數郡而已若非汝以全帛
之女以博安靖安至今日我本朝好生惡殺不欲遣兵殺
死豐王今不自保殘喘輒敢興兵前來是自取其禍也今
聞汝欠三月之糧遣兵前來打擄兩郡城外旣爲汝等蹂
踐擄掠蕩盡若能收兵回汝全國我亦不遣兵追襲况蘄
州乃牛角之地有來路無出路汝等萬一更猖獗無狀我
定遣兵百萬分路揮截使汝匹馬隻輪不反母貽後悔賊
皆俯首不卷是日與家又撰檄以招降全賊其檄曰洪
惟我朝每以兼愛南北爲意允待隣境惟有不殺生靈之
心 祖宗畀付第第相承 社稷靈長往往賴此在今日
之對壘實彼國之造端汝主不自省愆肆爲不道外則困
於鞬韞而懷遷怒於我之憾內則失其臣民而起歸罪於
我之私雖切據於汴京尚有稽於天討盖逆順曲直我在
有定論而存亡成敗聽彼之自爲何期反肆於侵陵是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載嚴於備守城壁素堅而糗糧素具士卒素練而器械素
積援兵蟻聚而來義士蜂屯而集各揚威武蓋奮精忠我
師旣運於戈矛彼衆必爲之養粉是用仰承厚德撫示招
安投降歸順則旌賞之必加潛遁竊逃即追擊之勿襲苟
執迷而莫悟定勦戮以無餘幸思去就之宜毋蹈剪除之
悔故茲檄諭想宜 初三日番賊擁衆般擡雲梯砲座
攻城器具前來攻打城壁是日事多更輩分頭督戰應有
申狀一切畧去祇用片帑親寫飛申使府與案急以片紙
飛報本州太守親批報云如賊用雲梯登城宜造三鬚勾
用麻索拋搭近前施矢石者自施矢石又急用張斧數十
柄準備斫其雲梯但要脚等急速爲上則賊不可得而近
也藏之上覆司理兄與案即調發將官江士旺陳興孫中
告諭官兵一如知府批諭之策射殺番軍無數是夜又有
茶高軍三十人請出劫寨當夜殺死者軍八人奪得番槍

二十條番刀七把大小繩十五副皮牌五六面弓四把是
夜正望援兵不來至二更有百姓蔡汝霖二人責權司張
亨白旗前來稱有急脚於東門磨旗爲號甚慰滿城懸望
之切本州遂日遣入磨權司張亨旗號等候並無消息是
日秦倅率百姓詣五通廟祭陰兵倅車曰鉅自虜人圍城
一家食素已半月矣小兒子事斗尤虔每夜朝禮誦經亦
只爲一城生靈與骨肉之故 初四日金人擁衆皆以白
布包頭前來西北圍樓號哭我城與案即遵用兵法殺狗
一隻去其心肝以所奪番笠番繩與狗披帶用長鎗戳起
以厭攘之彼哭我樂又呼坡弟着紅衣動細樂於戰棚上
全賊自午至夜哭聲不住其日西南角番賊亦擁衆於城
外開掘水陸寺後河水當夜二更又調發陳興等賈率訓
練官陳信合千人陳俊部領水手等人過河前去劫中賊
寨奪到番繩九床軍器等同日午虜賊擁衆驅迫我界婦



女將白之所積竹篠竹已前來填西門一帶濠港五處當
發孫中陳興盡數用火箭射之其竹篠五七處各已燒盡
虜賊更無所施申州報捷衆曰多有我界婦人又恐射了
我界之民太守曰此等婦女被擄苟活偷生尚爲虜用縱
射殺我界人乃以保全城內許多生靈亦無柰何至申時
賊見火箭甚衆又遣婦女盡刈田內新麥草桑葉擁併前
來填壕又驅婦女般所燒地上塲磚瓦壓於其上我軍火
箭不能施巧遂被金賊以門扇爲挨牌擁過羊馬牆下與
與判府教授等妻陳興選槍义下羊馬牆內賊入即殺
之於是分頭掩殺下濠賊北奔走奪得者賊軍器斬到首
級十餘顆收到弓箭三萬餘隻箭上多有毛克攻下千戶
印字亦有黑捍箭聞是頭目人射底是日太守令速上布
袋五千隻告示營婦百餘人併手做造遂得以遮砲之用
是日晚有虜扛廣濟縣牌額自南而北回度是燒焚縣治

無疑初五日金人驅我界婦女扛鵝車洞子百十座於河

岸與衆急飛申本州太守親批與與衆云聞賊扛擡鵝車

洞子意來攻城古法候其近城宜多熱煎金汁澆灌其皮

又使麻油脂油燒其上用火牛燒之皮自然縮作一塊則

賊無所施其巧至祝誠之上覆司理與衆即調發諸軍

一如前法以應無一不勝賊見其洞燠焰不可近但遠望

义腰駢看而已至午金賊又於西北團樓燒我軍所理壩

上鹿角却於壩上羊馬牆外用松木八十餘條立起對我

團樓其高過戰樓數尺又用土布袋爲慢道意搭雲梯以

登我城是夜無策以攻其退事勢危急又急呼諸聚議欲

用火燒對樓而相去有三丈餘地水拋不到太守與與衆

曰如諸軍能燒其對樓將官支賞銅會一百貫餘人三十

十仍喝官兩省是夜又委司法趙善督統領兵士旺陳

興領軍卷十餘人下城直趨對樓下燒之城上令民兵更



軍未見交鋒已先逃走豈莖荇杖可以盡其罪遂斬於城上以令其餘守城之兵肅然不敢輕動是日率在城人家秤鉞充手砲以擊羊馬牆外窬城之賊同日孫中與賊打話賊云黃州已破打了汝國不還歲弊又何不受降孫中曰黃州已是空城矣不得以我蘄州比黃州汝是只要討歲弊如何却來打擄汝更不去我人馬會合來勦除必無路歸蕪汝各有妻孥在家蕃人云是不由我也 初六日據北隅守禦官林知縣申金人攻北門一帶城壁甚急當日太守令與衆同通判及二機宜士元領茶商士射百人前去策應又調發陳興孫中賈率訓練官曹全立卞王恭何佃陳信等百三十人縋城與虜賊交鋒搶奪到攻城器具及燒毀鴛車洞子無數又燒其填濠竹柵子數堆奪到雲梯十餘張殺死者軍無數我軍間被箭中傷是日四門全人皆有雲梯臨城所欠麻索甚多宗子趙希岳守宅地

送送下火把至三更對樓焚盡即飛申報捷知府親批付與衆令亟以所許之錢分賞諸軍人心大悅同日守城之人太守勞以牛酒犒以官會是日賊於羊馬牆外窬穿地道五處急飛申本州太守以小批報與衆曰如賊窬穿地地入來宜多方措置小口缸子對其所掘處理之兵法謂之甕聽如近則對取一穴又准備流黃砒煙以薰之洞口宜多准備又槍手以截其入是日允遇賊所掘處皆埋一缸窬穿不住當日北門兩處亦被虜賊填過濠窬穿三穴南門亦有五處是夜差民兵槍叉手二百人茶商軍二十人土軍弓手三十人兩禁軍一百人下城守羊馬牆夾擊所掘地道之賊又用火牛燒之其賊不能施工而退至二更賊射虛箭於西門上守牆之兵衆噉殺一聲其中有禁軍張迪怯攀上禁城民兵二人又以槍桿取其上守城官李保義所申當依軍法行遣申州照會太守曰身為禁



客三十名前來借事帳前連夜打索百餘條散四隅是日東門亦得麻索之力穿三鬚鉤奪雲梯五六張至夜知府遣梅必信三名催援兵入給錢一百貫借補承信卽三紙二鼓渡河行未及數步被狗吠逐而賊寨知覺攔截趕逐急走回州天意不順是夜遂不成遣同日金則賊窟穿倒羊馬墻數十堵西北一帶尤其大扛半皮洞子至城下盡數被我軍焚燒是日市上無麪賣州府各借麪店麥五碩初七日望樓子報番軍已拽大陣分上下河橋前來切恐攻圍城壁是日自募汝霖齋權司張亨白旌前來已五日援兵並無消息金人後添黃州生兵數萬有五方新旗挿於廣教山頭郡人告甚急於倒垂粟太守曰今與案以此身期與城爲生死急保城壁乃所以保妻子出遂糾率僉判趙汝標司法趙善勝衣朝服與在城寄居有官無官宗室詣

聖祖殿展

御容祭告祖宗諸族人請祝至二帝之耻未雪今復遭其蹂踐處淚下如雨郡人羅列殿門之外聞之亦相顧淚下出詣三清殿又許醮一百二十分願保全城壁是日虜賊又號哭我西南團樓亦如初四日殺狗以厭之至更盡時聞東門擂鼓聲須臾東門守禦官審主簿嚴監轄申有援兵至太守親批令與案躬往辨認至東門見援兵數百人已渡河至羊馬墻內詰其子細皆云焦太尉遣徐統制等人馬前來策應諸軍破寨至此亦多有中射者其中有卒渡河失手死於東門亦言廣濟縣被虜賊焚燒蕩盡太守喜一人行入城一例各唱三官統制搞設銅會五十貫將官銅會三十貫押隊管隊撥發各十五十長行各五千是夜共散官會八百五十五貫文銅會百姓排門焚香以迎之又有富室爭持壺漿以勞之紛然而來惟西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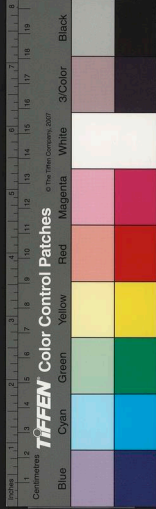
日虜人又於露字樓下窺穿地道與案與通判督將官江士旺沈祚賈率官兵於城上分布以勁弩強弓射之矢下如雨番賊敗走前去與案急發兵百人下城追擊之斬首三十餘人奏捷之時太守各賞追敵之軍人各十卷唱官三資應城上弓弩手各賞五卷亦唱三資自是應有策應之兵人人奮勵迭遣擊賊或守戰者日有克捷當日分武定軍徐揮萬聚等守西北圍樓常州提振守北門一帶是日東門甯主簿嚴監轄與總首梅必禮等奪得雲梯二十量時太守支給賞錢二百貫同日金賊窺穿暑字樓又西門脅樓歲字樓為字樓五處不住是日知府批諭諸處守禦官多遣人於城下各取其穴對掘小孔道燒煙以注之與案日虜不穿入城內自金窺穿者乃泐磚後取土意卸我磚非窺入城也評議半日太守力以為不然獨有阮敷授乞差井匠數人就虜人所窺處女頭邊如掘井之狀以

帶番賊不住以牛皮洞子遮護於羊馬牆外窺掘地道被各隅以火牛焚燒矢石交下賊不能安迹是日鐵連枷木太重施打虜賊不及與案又造手砲二百餘副分四隅差人於羊馬牆內拋打虜賊虜皆不得近至晚各隅巡邏徹夜略無少怠同日太守又犒守城兵民錢酒是日虜賊攻西北圍樓已擁眾登至半城有百姓方通因麻石頓於檻上此人以頭頂起乘空版獨力推下麻石壓死番軍數人守城等盡噉推打賊眾驚退時監戰樓官飛申太守犒支賞錢一百貫文初八日金人增添砲五座攻打西北圍樓我軍亦添砲兩座打虜賊切緣本州城獨有圍樓而無馬面兩邊無對敵之地所以虜賊一意攻擊不佳是日辰時太守批報與案日虜賊攻圍甚急外無救援之兵臣子之心義當効死矧允在城守禦官世受國恩當此憂危宜各盡忠戮力互謀抵敵事定均為奏功併望示諸同官是



接其穴是日對着所掘之穴又以藥燻之其賊扇所燻之煙自下而上賊云我無柰何實迫於相公之命而已我在此遂些取掘着有意掘時多時陷了汝有酒時討些與我吃則不掘士人李該聞賊需酒亟謀教官阮希甫曰可從其所需李該又云家間開藥舖有些毒藥宜置酒中與賊喫飲教授然其說送酒與虜賊飲是夜聞着吐之聲而賊果不掘死在穴者有之諸處皆効阮教之策金賊或有求羔食者亦加以藥又虜賊於暑字樓施放砲石日夜不住獨西門知府帳前與興案帳前左右鐵火砲最多甚至打至卧床屋上幾於殞命或者云此有姦細不然何以徑打兩處帳前耶是日太守移軍帳於趙希岳家就本人屋廊下置局造箭以應諸隅之需是日四隅用過弓箭三萬隻弩箭五千隻興案移帳於新寨同日徐揮因入城自有乘馬被賊射死興案自出已錢二百貫會買馬一匹以送

之倅車亦以銷金鞍一副與之乘騎又以所乘之驢以與之此固結其心爲保守城壁計初九日望樓子陳富報着賊披隊臨西南圍樓河畔當與興案同阮教親督將官陳興等弩手三十餘人又發太平弩手王公十五人茶商及士射等二十餘人又發訓練官李斌領敢死軍十五人迎敵已被擁衆過樓下箭穿道地射死番軍無數最太守弩王公等百發百中但其箭雖小又以毒藥塗其上虜見此箭曰蠻子以箭射我時數人番賊眼請各中一箭隨即是走被番友中李斌等五十五人下城夾擊虜兵大敗是日太守收捷報又批令興案今夜宜更召壯士劫其寨柵以橈之無得坐授其攻也當夜訓練官李斌等部領敢死軍十五人茶商三十人直趨對河虜寨以殺之連破十五六寨奪得番搭袋資糧二袋番綿裘五條皮靴弓箭等物又斫到首級十餘顆二更巡城罷通判與四隅守禦官阮教



授林知縣審主簿監轄統領孫中趨到帳前稟太守曰昨日雖得八百餘人入來皆非用命之人已分定地分更不上城守禦恐被誤事太守於是批銀牌告示百姓家應有軍人在家歇泊不城守禦者先將安下人家依軍法施行是夜人方勉力強上城終不以社稷爲念爲我堅守與案等又白太守曰城外應援之兵今早得報已在青蒿相去無四十里尚爾稽遲不進使我蘄州生靈坐以待盡今全賊日夜逼迫前穿不住攻之不退上禱皇天未加震怒下促諸將未有奮前與案祖宗累積幾百年城壁與案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與案等與蘄民至此耶今夜更乞臘彈十人催援兵破寨前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人可以突過虜寨是夜太守遣百姓張四等十人已過四五賊寨其六人被賊衝回所有臘彈皆與案親書與焦思鈴銘張亨權司及趙制幹官位承節郎特改差淮南轉運司催

發綱運物斛官兼淮西制置司准備差遣督賊軍兵馬趙濤夫其臘彈云如頃刻不至則蘄城必陷他日罪有所歸催援人過安慶府陳監丞與陸察推與案所親見趨運屬之聞折一語之誣天實臨之與案初十日番賊掘西北團樓一穴已如瓦搖中間磚已卸數口人心驚駭恐其掘透先用排沙木造重城於內以待之是日北門守禦官董尉與案今日選得有膽勇五十人願下團樓捨所掘之賊數亦願躬自督戰與案於是從其說人各與酒一升給錢三貫以激其勇是夜果大捷同日百姓迎岳廟神於四門其日虜賊攻城不住以至婦人女子各賈勇般石與諸民兵相接擊賊渴不暇是日徐輝乞將兩獄大囚充敢死軍太守從之兩獄共二十有五人守西北團樓人各奮激願効死戰是日北門守禦官林知縣亦告急被賊燒北門吊橋當知縣委沈祚等八十餘人下城迎敵與案又調發孫中江士



與李斌等敢死軍一百人自西而北與知縣所調之兵夾攻虜賊得弓五張鎗二十餘條斫到首級三顆 十一日者賊攻擊西北樓橫添砲十有三座每一砲繼以一鐵火砲其聲大如霹靂其日對砲市兵賈用因拽砲被全賊以鐵火砲所傷頭目面霹碎不見一半又有同拽砲人傷者六七其陣亡者太守每名支錢三十貫者被傷者十貫西門樓亦被打碎垂空版十餘片興業急遣統領孫中以皮簾易之屋上安排已松枋如鋪樓之狀砲石打落其上人無所傷皮簾之後盡用磚石甃砌仍告示四門各用枋排護無使被砲打傷我軍屋上各安土布袋三百隻以乘砲石至午賊又擁衆燒西門吊橋又被我軍射退回日賊攻北門興業又同知縣林榮調發沈祚射退至夜又遣陳興訓練官王恭廂禁軍民兵百五十人下城前去南隅填塞生字樓窟子殺死番軍下濠及斫到首級二顆并奪到

鐵鑿十餘柄軍器等委是大捷是日郡人聞黃州已破恐

城難保怯者紛然欲弃城而走守倖力主與城俱亡之議

衆又謂漸不可守則賊必窺我安慶無爲倖車曰不特安

慶江面可憂事已至此守則亦死出則亦死不如與城俱

亡太守曰守邊死吾輩職也 十二日番賊所掘諸處地

道益大既入穴洞中矢石所施不到至辰時虜用韃帳雲

梯併力攻打西南圍樓自早至暮番賊欲捨上城阮教授

希甫同陳興又用萬牛火燒之賊方退又以麻搭用水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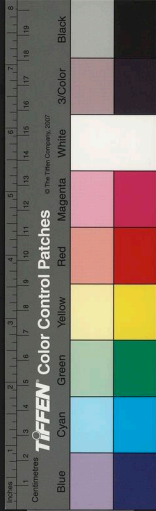
死火牛我以石頭拋擲之彼則用韃連頭面裹其體而任

我之拋擲或閃於羊馬牆之屋下者矢石一任復入洞入

中窺穿其日武定忠勇等軍以勢不可支陽曰焦太尉人

馬到誑東門守禦官欲出門以迎之審主簿曰不得州府

指揮安敢放入縱得州府之命不得制幹批帖亦不敢擅



民廂禁軍而守城而已其日四門攻擊可畏援兵又無音
耗番寨圍閉數百重九遣催援者無路而出百姓稍有恐
怯者士子執教授手相顧流涕阮敦曰希甫亦有十餘口
非特百姓也復來告急于典曰我亦有妻子十六口若
保城壁則妻子亦得團圍豈意援兵今已多日杳然無耗
萬一參差名爲國而死柰何柰何於是揮淚而別各守地
分其日家家焚香拜告天小兒亦有拜者是日火牛已盡
籬壁亦無得可折甚至逐家刷藁藁薦二頤以爲之備
十三日虜賊擁衆攻四門甚亟諸軍皆說虜賊今日大打
城與冒親矢石督諸軍力戰與將士日今四圍皆是賊
壘進退等死當從死以求生軍民亦知其必死人人爭奮
莫不以一當百虜賊已見外援不至覘我守禦之入單弱
日添砲架數座攻打羽箭如蝟惟攻西北圍樓最急石砲
之後繼以鐵火砲其形如砲狀而口小用生鐵鑄成厚有

二寸震動城壁其日對砲兵士詹進被砲打死至午時被
全賊窬穿牆壁坐損女三座與即時調發諸軍先以布
幕垂遮所陷之處兩面用強弩射之不與登城又併力用
排沙木桿禦瓜縛戰棚與之臨自辰至酉虜更三替生兵
攻擊不住是日對敵百姓官軍軍兵食不下嚥以至搗鼓
無人與自步至寨中呼喚小兒二十餘人每名勞以百
金蒸餅一枚賈勇搗鼓以激士卒交戰自辰至酉不退是
日酉時虜賊擁衆排沙木絳邊直登我城有旗頭虜賊方
上城間被茶商軍蔡全一鎗截殺下城於是虜賊大敗而
退莫敢進者是日又添造布幕十副十四日望焦張兩
司人馬更不見到滿城疑之未幾只見賊射弩箭無限箭
上朱字云池州都統司造人心益憂度必與賊交鋒矣但
未知其勝負是日四門攻打甚亟各隅軍兵皆有傷重之
人最是暑字樓下與西南隅樓鐵火砲相繼及傷人最多



團樓之內已用磚甃砌虜賊欲登城而上亦無自而入所
有大囚敢死軍二十五人自辰時與賊於女頭交鋒賊上
者戮死竟不得上蓋人心奮發心力齊故也是夜徐輝爲
見賊勢益熾與常用畏怯不守至三更領兵八百餘人潛
地逃遁盡出南門頭誑郡人曰官司調發我出城劫寨百
姓驚駭急來走報時都吏王達繼至告訴甚急與案不候
卒馬徒步走至南門已被打開鎖常用登門方拽起吊閉
之時與案多方禮問二將曰若是劫寨時何用騎馬及帶
婦女出城汝若弃城而去百姓自守無虞汝等有何面目
更食官祿與案情迫意切未免望闕遙拜苦告之曰汝不
以百姓爲念當以宗社爲憂汝曰我是策應之師如不入
城則責不及汝今旣入城則當與城爲存亡豈可打關鎖
逃遁汝等得何罪名全無州縣制節在外則爲應策在內
則當守城壁汝等宜以宗社爲念不然則殺我而去不

其日與案督戰于露字樓挽弓同諸軍射賊回身取箭間
左脾亦中一箭方付藥之頃而董尉右手面中亦一箭董
曰吾將家之後中百十箭此亦常事阮教曰若哉苦哉倅
車教授曰此爲國家矣幸不在要緊處可與二公書于功
賞簿事定門中倅車每間一處有敵則親自監督無敢畏
避是日有番陽客人詹太汪太黎太等十餘人爲商蘄州
因賊圍遠城壁不得出時時拽砲闕人行下四隅率單丁
戶盡充拽砲詹太守皆在其中時間援兵不來事勢危殆
詹太等與審主簿係是同鄉人遂密語主簿曰官人早作
出城計審主簿自云平時蒙太守知遇甚深賊至日太守
嘗握手相語勉以忠義誓死城廓之語到此但以好語遜
謝戒詹太等云萬乙汝自得脫急還番陽且勿驚我老親
爲祝又自出其所得乃父書與同官看亦莫不以忠義相
戒是日賊放砲不住西北團樓已成粉碎人不可近所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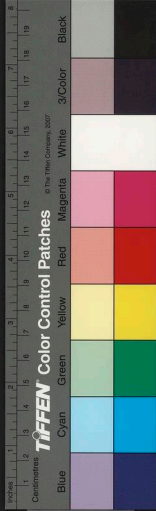
妨各人無說可答常用曰欲要人馬守城宜多出錢以撫諭之貳車繼至曰諸統制不可如此趙制幹所諭甚當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得城壁事定鍾與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鍾當親為汝等稟白君相力言汝等勞瘁之功與案以宗社為念與倖車曰每名聽徐揮等唱賜錢多少撫諭其回倖車曰縱太守不認鍾出經總制庫錢兌支不妨制幹但穩心事定鍾自與朝廷出豁阮教與諸將曰甚好既通判制幹主盟宜早回兵守地分恐彼處虛怯為虜所知於是徐揮自唱長行銅會三十千將官百千統制二百千是夜七名將校八百四十九名長行共支三萬六千二百七十貫文方始回兵歸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即令支出上項所搞錢會付典案躬親俵散十五日虜賊四門各打火砲入來獨西北團樓自早至次日達旦火砲不住人心方皇皇虜賊攻城愈不可遏飛來本州太守批

報云攻城方急可厚賞軍兵下城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可以前進劫其寨柵以撓之誠之覆司理兄是夜南門守禦官阮教遣陳興等百五十人自支錢一百五十貫搞設是夜劫中賊寨奪弓數把殺死者軍甚眾典案又遣孫中曹全茶商軍等人共百三十餘人自西而南與教援兵挾擊攻打賊盡過濠走十六日賊擁眾增添兵馬分布四門夾擊攻打城壁奸計百出添立砲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危急典案之賈率士卒多方抵敵雖陣之窬穿二十餘處獨十三處最大終不能便陷我城至日午時喜得一雨滿謂可以使虜賊退遁以保全生靈不意火牛被燒燎不着又虜賊以濕氈搭撲火頭至二更風色不順賊又以火砲石砲相繼攻打民兵無容足之地遂被虜賊以雲梯登城不委徐揮一隅之兵畏怯不戰只令本州新刺敢死軍二十五人獨留當抵地分遂至寡不敵眾被虜賊擁



在亂兵中越更有餘痛楚悶仆既避視左右積尸皆身首
異處獨背後又有一衣綠布衫者妻仆妻起即視乃同官
趙司法善勝也與案先時在圍中捍禦已身被數箭及跳
過羊馬牆外隨逐百姓赴水渡河其時月明又被虜賊兩
面夾射於項上右脅左臂連中三箭幾致仆地遂使妻徐
氏與兒女一十五口無餘處死卒斃賊手痛不忍言加以
出身文字留在客舍片紙不曾將帶盡被焚蕩與案言之
至此籲天莫聞惟有痛徹心膂而已與案切照番賊攻圍
蘄州前後二十有五守倅眾官晝夜親自探甲登城督
勵官兵兵對敵死戰及遇夜出城劫寨梟到番軍統領首
級奪得銅印生擒番軍馬攻城器具雲梯鉞鏑焚燒輓車
洞子及用萬牛火燒拒虜賊不容上城屢使敗退竭盡心
力無所不至只緣寡不敵眾無所屈至十六夜二更徐揮
常用領兵逃遁其所守城地分無人把守遂被虜賊蟻附

上城壁殺死二十五人而徐揮常用等八百四十六人奔
城先遁人心皇駭遂致虜賊上城分兩頭將守城人殺戮
與案急追徐揮至八字橋而水深不可過追趕不及但背
後大罵徐揮常用配軍汝弃我城遁走與案計無所施惟
搥背叫苦而已復思蘄城數百萬生靈之故急遣二卒分
頭飛報守倅與夫四隅官前來策應倅車先到新寨而虜
兵尚未敢下城太守繼至新寨調發西門統制孫中與夫
統制江士旺陳興曹全立卞廂軍禁軍茶商軍敢死軍李
斌等戮力巷戰於新寨須臾寨內火焰四起被賊追殺至
南門守倅與與案及同官自此各不知存亡去向但聞孫
中厲聲喝令諸軍闖殺報答 國家數聲而已其江士旺
孫中即為虜殺賊遂擁眾分頭攔截與案至城之東南
角上其賊先叫知府通判趙制幹在何處可出來受降不
伏活捉來剛了當是時虜騎滿城幸身衣軍人祿布衫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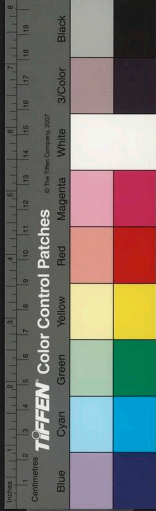
只令我回守江面微笑不顧徑自渡江而去其它如朱虎
之兵則止於三角斗方等山去城七十里王振之兵則止
於羅田縣往來蘄春界內祝文蔚之兵駐於桃樹山之閒
去城五十里迤邐皆相持不進又有如袁海之兵方前而王
卒之兵隨卻皆未嘗有入城之境大抵驕兵貪利所過以
擄掠爲心寇至則安坐於高山畏怯不前寇退則聲鼓驚
趕其後以收復爲名城內倉庫虜取未盡者首卷之而去
及沿路擄掠以至婦女耳環不待取而連肉掣下有甚於
寇者不止一端而已故前乎援兵之未至越二十有五日
而城不陷者實本州官寮民兵固守之力後乎援兵之既
至止得數日而城遂陷者實徐揮常用不用之故與夫諸
將相持不進之罪以此可見使援兵併力解圍於二十五
日之前則蘄城委無可破之理使蘄亦如黃不能爲二十
五日之守則自舒以及江面諸州深爲可慮又不至此與

登城四隅守禦之人一時驚駭潰散當下蘄州失守與案
與司法趙善興善興身衣軍服遂得於積尸中死而復活半夜
奔從南門逸理自周源步直趨費龍巖路天色漸曉沿路
借問援兵不進之因或言權司張亨路鈐焦思忠陳輔未
虎祝文蔚王振等兵在高山既至高山則云在松楊橋至
松楊橋則云青蒿至青蒿則云在車坊至車坊則云在石
龍坡至石龍坡則云在四祖山至四祖山前則云在太湖
縣至太湖則云在小池至小池則云二項人馬一則張亨
之兵畏怯不進爲虜所現至拾貳日被賊徑捨其寨以致
大敗一則焦思忠陳輔之兵被趙濤夫之所牽制略無進
意十二日夜二更與權司張亨立走歸安慶府其路上人
又云十三日有許都統後之兵已到濯港是時黃梅縣率
百姓宗室共百餘人焚香擗拜乞其入援蘄彼則曰朝
廷差我策應黃州即不曾策應蘄州云我已得朝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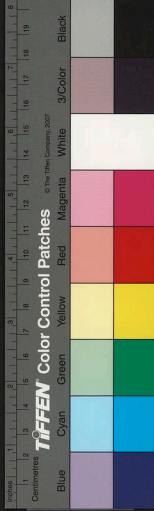
等一介書生平時不習軍旅倉卒寇至蒙守倅委使糾率官民戮力守禦幾及一月與案闔門一十五口均與守倅而下骨肉盡淪沒於賊手仰報國家其於忠義可謂蓋矣諸將反以佚罰冒賞自謂得計可乎與案昨者赴愬制臺驗傷之後即乞放令伏闕亟爲斬民訴此寃痛制帥惻然謂虜旣退道蘄州不可一日無官姑俾攝倅貳之職力任經理之責安集留歸之民未免忍死一行亦欲訪問知通同官眷屬之存亡與夫妻兒之遺骸於是辭不獲已拜命星奔還至蘄城乃知童統制治壘屏棄一例焚毀無從辨認至城之日不忍舉目官民屋宇倉塲庫務盡成煨燼骸骨山積枕藉河井終不能稽考惟撫手掩面痛哭而已及後來多方體問則知賊勢橫潰之時太守李國錄與秦通判等遇賊於子城之十字街各自隨之兵殊死鬪敵是時死傷略盡太守奔歸郡治呼骨肉令速赴水自盡其

子二機宜士允自三更上城後已不得反顧其親太守尋迺就設廳引劍自刎倅車亦歸倅聽厲聲呼吏人劉迪急令人放火燒諸倉庫不得留與虜賊遂設一室自焚其時白袍猶未脫體其子三將仕後同時就盡時有老兵牽倅車之衣以出火場尚唱老卒曰我爲國死汝等可自求生阮教臨危之時聞有寄居武臣挽其受降我豈爲此哉即時歸衙先遣其子女赴井然後自投身于廳前井中此見於教授廳節級鄭丘之所說判官趙汝標與知縣林榮嚴監轄剛中審主簿時鳳於事亟之際相語曰我輩守城調發幾及一月滿謂援兵之至可以保全城壁豈意使我輩遂至死地耶我輩自爲之計可也若見番賊必無全驅於是相率投身于子城河內而死至今人皆能言之夫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蘄之守倅而下寧有愧於此者有如惠民一倉實李守之所創糴米三萬



五日骨肉之淪亡與夫守倖同官全家之屠沒亦不遑恤
以至宗室宗婦宗女百姓子女爲之生擒而去者又不言
矣惟是社稷安危之所係大爲諸將之所誤莫如蕪州言
之使人痛哭不足而繼之以血何則使當時徐揮常用之
兵不入則百姓各以妻孥爲念盡力死守豈肯一闕而散
城固未必陷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未已虜賊固可恨而
諸將豈能使百姓無憾耶且徐揮常用之入城終始七日
每以領兵欲出爲辭恐嚇州家邀取厚犒暨至十六夜領
衆弃城奔遁至於大聲疾呼明告虜賊令放出一條生路
與我去你自入城圖取金帛故破城之後有被虜人聞諸
賊首曰我不解便打破你城是你大軍自弃與我且我明
日十八日也自要去了果有此言則使當時徐揮常用十
六日夜不弃城自遁與夫焦思張亨不畏怯走歸龍舒
則虜賊安得自有此語今則千里之民皇皇然若有虜寇

石當時議者孰不曰此倉不可創恐爲後人塵腐之累而
李國錄確意爲之今歲增一萬石以爲後人補虧之助及
蕪一破應于庫宇不留片瓦惟此倉獨存日今飢民流歸
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見憂國念民身歿之後人被
其澤如此嗚呼有善不敢蔽不善不敢匿平時享國厚祿
一旦能以死報國家者幾何人哉事變已定或者反議蕪
之生靈遭荼毒皆太守不縱其早出之過且虜寇突至圍
逸數百匪使如諸公之議百姓先死於二十五日之前而
不在二十五日之後蓋虜旣臨城出亦死然使堅守於內
而待援兵於外則守固未必死也今之死正在於外援之
不至豈應歸咎於共守而不出况使當時城未破而先放
老小必又有張皇之責矣下天之事履而後知未嘗親歷
其事其可輕議哉此張巡許遠之受謗韓昌黎爲之不平
也今則血案等二十五日調發堅守之勞不足道閩門十



再至之憂且謂賊去之日又言秋涼必爲取安慶計今百姓感頗相告咸謂兩淮之地自此終無寧日由是扶老携幼賣豬買舟爲渡江計又况今春虜人之破關一日夜頃行三百餘里深內地如履無人之境今長淮平坦略無阻礙旁蹊曲徑彼所屬知城壁關隘旣來盡修兵甲器械又未盡備歸正餘黨所在尙存方一秋涼復起覬覦而不由關隘而由他途則嚙枚疾趨舉足之頃入吾堂與矣雖有遠水其能救近火耶况斬之金帛女子不啻數萬計賊旣悉爲生擒而行此其爲謀必不淺矣又聞淮之耆老皆言虜人寇邊未有得志如今日之甚如其犄勝而復來遺民又無死所矣近者流歸之民皆感泣而來言曰某等與司理同死生患難今斬之守倅時官士子百姓同時爲國就盡獨所存者司理一人而已若司理緘默而不爲我已死

之民直言其事切恐上下蒙蔽

朝廷莫知再爲它日之禍而

國家用將終爲此曹所誤司理亦爲泉下之罪人矣請與直書始末以訴冤情欲使觀者知斬城之陷非郡官士民無備之罪實皆援兵之所誤爾與案災患餘生死不敢愛呼 天一鳴以祈者覽且爲它日之致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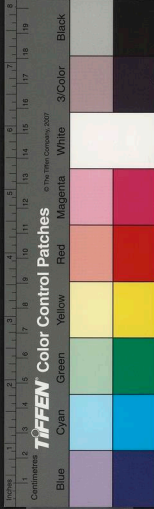
辛巳泣斬錄



李茂欽死守蘄城併毀其家立志最堅受禍最慘或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爲郡告示金陵軍及境而不恤郡急池軍怯而不進雖有張巡許遠之才不得霽雲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却數萬騎之虜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爲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彥約讀注蘄錄爲之賈涕

嘉定辛巳八月二日壬午襄贈立廟錫爵指揮

勅送到樞密院關樞密院奏准西制置司申照對近淮樞密院劄子節文據前權蘄州宣教即安慶府太湖知縣劉燾狀申開具到蘄州州縣官及因賊死難之人劄付本司更切契勘有無全家死難人數保明供申本司遵稟行下蘄州知州從實契勘供申去後回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擢狀申遵稟專委承節即安慶府蘄州巡轄權兵馬都監張偉逐一契勘去後今據本官狀申照得一項契勘應宗室之家有無被害見存嫡親人數緣即無被虜人回難以尋問外有州縣官全家死難人數開具申州除已行下宗室尊長司喚上見存在上宗室契勘別狀供申今具下項州司亦已具一般文狀供申樞密院照會所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擢狀申備錄在前伏乞亟賜



敦奏將逐官囊贈仍錄其家以為忠臣死節者之勸伏候

指揮

一知郡李誠之與令人許氏男二機宜士允姪九機宜
士宏二房媳婦孫女二人婢僕五人全家死難有長
男偶留登州東陽守家見在

一通判秦鉅與男二人將仕婢僕五人私僕三人全家
死難有男秦滋見任監城知縣

一忠翊郎蘄春知縣林榮與男婦宅眷共七口全家死
難有長男先扶護孺人靈樞先歸鄉見存

一儒林郎州學教授阮希甫與男三人女三人婢僕共
一十口全家死難見有兩男在鄉廣德軍居住

一迪功郎判官趙汝標單騎在任死難有母親令人宅
眷并男女各一人見在衢州不曾任

一迪郎知錄杜諤先已身故未離解舍有男三人姪一

人孫一人婢僕共七口死難有女杜氏被虜走回見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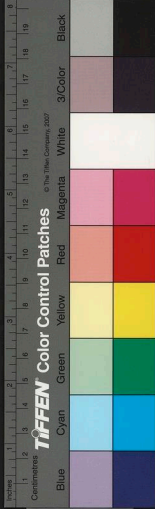
一保義郎新蘄春知縣童蒙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二人
宅眷共五口死難有姪二人被虜走回係童統制將
帶歸濠州前去

一從政郎司理趙與窠得脫性命獨存有孺人徐氏縣
主太保四人妹子四人婆婆婢僕安童共一十五口
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蘄春主簿審時鳳并孺人男女各一人婢僕
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一人與父審宣義見在寄
居鏡州

一武翼郎駐泊都監張廣并女一人死難有孺人一人
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兵馬監押溫玉并女婿外甥婢僕各一人死



有孺人一人被虜走回見在

一修武郎兵馬都監趙師瑄全家十口死難

一成忠即在城監務梅營全家四口死難

一忠翊郎本州監岳席李俊全家死難

一承直郎蘄口監鎮嚴剛中係本州牒委上城死難有宅眷與男一人孫一人見存

一忠翊郎蘄水縣尉董戩本州牒委上城守禦并宅眷同入共七口全家死難有男一人見在逮康府父董各分侍下

一秉義郎鄂州武昌酒稅安允恭全家死難有男安邦才見在并孺人張氏被虜走回

一承節郎添差酒稅朱思恭全家死難有男朱世明見在

一成忠郎嘉興府新城酒稅姜應春全家四口死難

一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坦然家六口死難有孺

人鄭氏男景世隆媳婦郭氏共三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安上全家七口死難有

兩女兩男長秦邦俊次秦邦漢被虜走回

一保義郎本州監廟劉忱全家死難

一訓武郎本州指使錢珪全家死難

一進勇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難

一帳前佩印官前獨木巡檢保義郎李鈞因差出部押

押犒軍官會至張都統寨門被虜死有孺人并男見

寄居黃梅縣

一進勇副尉本州使臣鄭俊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新安慶府宿松主簿梅必勝全家死難

一借補迪功郎戴栩全家一十口死難有妻李氏被虜

走回



一高州文學祝棣上州文學祝遂良各全死難

一新三湖巡檢承信卽雍顯單騎死難

一迪功卽本州監廟程思周全家死難

一守禦主兵官統領進勇副尉孫中統領承信卽汪士

旺統領進勇副尉李告訓練官曹全李橐統領進副

尉林安仁統領進武校尉鄧宗統領進義校尉王文

明統領進武校尉吳宗政各係巷戰死難有老小男

女各在本鄉

一前池州醫藥飯食修武卽戴翻被虜走回有妻男孫

女婢僕共一十三口死難外有長男女使安童各一

人走回

照得寄居官李俊等一十一員并借補戴栩添差朱

思恭被虜走回戴翻並難以推恩施行及司理趙與

察因單身出城已行追罷外正月五日三省樞院同

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仍各

追賜紫章服特與三名迪功卽恩澤並特追封侯爵

同賜額立廟於本州令戶部各特賜銀絹二百匹兩

給付各家李誠之妻許氏特贈令人男士允特贈通

直卽姪士宏特贈承務卽媳婦孫女各特贈安人秦

鉅男秦浚澤特贈通直卽林祭張廣趙師瑄各特贈

三官各特與一子承信卽恩澤阮希甫特贈通直卽

仍特與一子登任思澤趙汝標審時鳳各特贈承務

卽各特與一子上州文學恩澤杜鄂特贈承務卽童

蒙正特贈東義卽內杜諤童蒙正仍令本州津送各

歸寄居州軍溫玉梅蒼董戡各特賜三官各特與一

子進武校尉恩澤嚴剛中特贈三官特與一子下州

文學錢珪李鈞各特贈兩官各特與一子承信卽恩



澤王明特贈承信郎與一子下班祗應恩澤鄭俊特
贈承信郎特與一子進義副尉恩澤孫中李告林安
仁王文明吳宗政各特贈承節郎江士旺特贈三官
各特與一子下班祗應恩澤鄧宗特贈保義郎特與
一子進義校尉恩澤曹全李彙各特贈承信郎各特
一子進義副尉恩澤李俊安允恭姜應春景坦然秦
安上劉忱姜必勝祝棣祝遂良雍顯程師周並令本
州各委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思恭
亦仰本州契勘如本人係外州軍居即與津送其歸
仍令吏部日下出給合受告焚公據限十日繳申樞
密院

初送到禮部狀承司封關節文准嘉定十五年正月九日
樞密院劄子秦淮西制置司申乞將李誠之秦鉅褒
贈以贈爲忠臣死節者之勸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

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仍各
追賜紫章服特與三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封侯爵
同賜額立廟事本部尋連送太常寺詳關內備坐

聖旨指揮施行具狀申部去後今據本寺申准連送下
承司封關節文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本寺今
遵依前項

聖旨指揮今擬封下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通判秦鉅
合同賜額立廟今欲擬褒忠廟爲額合行降勅一蘄
州知郡李誠之合擬封二字侯爵今欲擬正節侯合
命詞給告蘄州通判秦鉅合擬封二字侯爵今欲擬
義烈侯合命詞給告所據太常寺擬封在前伏乞
朝廷取旨賜額加封施行伏候指揮二月四日奉



聖旨依禮部施行

李誠之告詞

勅故承議即權發遣蘄州李誠之蘄春雖介在疆場惕
然所恃以爲險者六關也朕命憲臣往專備禦之責
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爾儒紳之望屬分符守以孤
而嬰虜鋒蓋亦難矣慷慨激烈盡其命義闔門死難
朕甚痛之迺加論譔仍躡崇階爵之通侯廟食茲土
賞延於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國家之
澤當峻彝章令密印纍又未足爲爾寵將城此讎虜
始足以懾九泉也可特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

秦鉅告詞

勅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蘄春雖介在疆場然所恃
以爲險者六關也朕命憲臣往專備禦之責而措置
疎畧負我使令爾相闕之華屬承郡事孤城岌岌莫

抗虜鋒能佐其長服節守義父子同隕朕甚哀之迺
加論譔仍躡崇階爵之通侯廟食茲土賞延於後並
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國家之澤當峻彝章
令密印纍纍固痛在闔門而榮在九泉也英傑如存
尚克欽止可特贈朝議大夫秘閣修撰

阮希甫等告詞

故儒林郎蘄州教授阮希甫可特贈通直郎
故迪功郎蘄州防禦判官趙汝標可特贈承務郎
故迪功郎蘄州蘄水縣主簿審時鳳可特贈承務郎
故承直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魚煙火公
事嚴剛中可特贈承事郎

勅故阮希甫等烏乎蘄水之禍朕固聞之而未盡詳其
人也邊臣以名來上則汝等皆死其職以及其家冤
乎痛哉一至于此耶殆於王事禮有加等超畧京秩



官其後裔忠魂如在尚服寵光可依前件

李士允等告詞

故議承即權發遣蘄州李誠之男士允可特贈通直

郎

故承議即權發遣蘄州李誠之姪士宏可特贈承務

郎

勅故李誠之男士允等爲子姪而從宦莫樂乎五馬之

榮汝等獨罹兵鋒共死邊壘京秩之責豈能汝華亦

姑以塞予之悲耳可依前件

秦浚等告詞

故朝請即通判蘄州秦鉅男秦浚可特贈通直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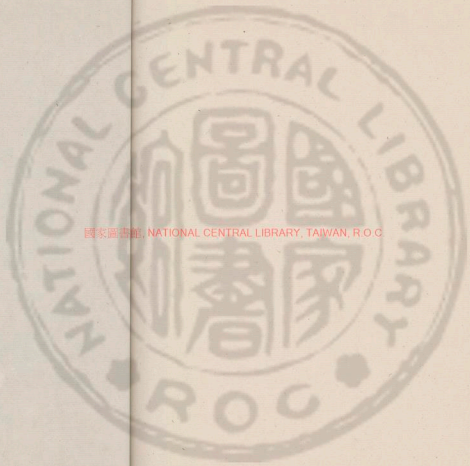
故朝請即通判蘄州秦鉅男秦澤可特贈通直郎

勅故秦鉅男浚等蘄秦佳郡士大夫樂於官游况爲武

車之子弟哉今或反是汝等與罹其禍此朕所以盡

傷也畀之京秩尚庶幾泉下之榮可依前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